



陶菴集 六

書

廿五

~16
2325
6



和
23806
號 2325
卷 25-6



陶菴先生集卷十一目錄

書

與俞展甫

拓基〇五十九



陶菴先生集

卷十一

目錄

陶菴先生集卷十一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陶菴先生集卷十一

書三

與俞展甫

拓基○丙午

竊聞編史之役已越十年而戊辰屬諸執事先祖捐世實在是歲矣年代寢遠其立朝始終雖以執事博洽之識容有未盡知者謹納家狀一通幸畱之座右汗青之暇從容參考如何如何仍念先祖孝友忠蓋仁厚恭儉固已信於國人內外績用亦皆昭著至於選宗英之請實無愧於韓忠獻臨沒囊封尤惓惓於嚴宮禁之戒僅踰年而為己巳之禍則憂國赤衷猶

陶菴先生集卷十一

書

一



炯炯可識矣顧其平生言議謹直其在臺閣銓衡一以嚴別陰陽淑慝爲主積爲鑄積餘黨所怨嫉以至視之如私讎其欲陰逞憾毒何所不至此在秉筆之公并觀而默察使是非之真不迷於百世矣此豈獨一人一家之幸也區區不勝懇禱之至

與俞展甫

聞已發巡民憂溢目何策可紓自南來者輒有傳頌遠爲嶺人喜也但過用心力恐非久大之圖獨不聞完平相公退狀事耶無以聰明自喜持大略細以副相愛者之心如何如何百家類纂蒙此印惠不料其

神速至此况其補綴非小役珍幸曷已

與俞展甫

壬子

聖候不寧遠外倍切憂燭信後或已有乃瘳之吉耶洛耗杳如隔世雖或過耳元不欲聞惟紙末所示是第一好消息橫渠之喜指月以俟矣平日過情之恥固所自知而盛教云云豈意慮所到此殆餉禍招辱之端爾如今相愛亦不肯出力挽止他尙何說然令所聞或過耳焉有是慮莊生近名之語固曾所奉砭於座右而譬之一字記未得耳聖賢之道但教人力於爲善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此實正

陶菴先生集卷十一
當道理執事無或視此身爲戒而益怠於爲善否好
笑好笑

與俞展甫

湖疏始終憑令示方聞之矣凡事非分則必有咎何
莫非平日濫竊之罪然 聖教嚴重亦足以令妄作
者知戒玉成之惠其將賴之而獨恨夫如今相愛者
不肯力挽於始此後如有可以懲毖者則毋坐視也

答俞展甫

新授賑任已料其狼狽矣令之從初自守不欲同流
合汙者其意豈不好但以赴江都一節爲人所困殫

近間擲推亦不能一吐所以然之由自外面觀之似
無意義 威命日嚴勢不可抵當畢竟自不得不出
矣與其不得不出無寧自附於急病之義而一移足
便成收拾不住者誠如盛慮莫知所以爲計也向日
吳君伯玉以騎省去就來問於 嚴教之後答以今
日義理都在君看得淡看得淺如何矣今亦無別語
惟熟量而審處之也罷賑間他除一切力辭猶可以
見其本心然其不肯一吐則前後無異不知將何以
爲說也其或黽勉承 命則惟盡心濟活累萬濱死
之命而亦於夫之若濡復之中行淡加體玩幸甚幸

甚

答俞展甫

癸丑

申戒之意感佩不已外間風色如此自不待謝絕而已闐然矣但令家少年及朴士洙輩時時來往其憂我之切不及於令而我亦不能一切牢拒負令意多矣在此猶飽令政聲他境亦有爲氓之願望重則責愈大不知將何以稱塞

與俞展甫

曾以趙生弘重濟恤之意縷縷奉託而聞例糶之外全無所顧我則盡我心以告而施不施在人誠無奈

何此意已及於令郎矣今日赴者至嘻其死矣使弟易地而處設能守一切之法亦或有他道今則無可及者言之何益顧其斂殯之道實爲罔措寡妻乳兒惟束手號啼而已極欲親往治喪而忌祀隔以數日兒子久病未可替往不得不走人急控於令座須擇定將校或吏屬閑於喪事者使之往護而此時私債豈有一分可得處幸量給若干公錢渠有已熟之麥始鋤之稻目下雖難卽賣差緩自可還償此又難恃則弟家當爲之充納勿慮勿慮俾得戢身一木於數日之內則亦豈不爲仁政之一端耶如是則我與死

者方可以無憾千萬矜諒而曲施之也渠無至親曾聞只有一箇六寸親在近村使之往議凡百如何

答俞展甫

邑事念之頭痛然有人誦傳令最目爲治如此凡百何有但逃故之政雖智者無以措手軍制旣不得大更張則小小方便牽補只是苟度目前其勢終必無民而後已無民則無國將奈之何特補無辭遞之路一日在職當盡一日之責此外豈有別議然秋後內遷亦不可謂無是慮挽近又有由是府增秩仍位極上公者得無匹休於後先否

答俞展甫

甲寅

承有海藩新命一州不咸在朝政可謂知所擇矣然爲南民缺然相望轉益落落又不能不馳悵耳去就固所奉念况蒙辱詢其敢自外但終無別策耳旣有難進之義則畢暴衷悃以聽威命自無撕捱之憂而前之所不能者後亦豈易言耶此旣不能則勢不得不如或者所勸最下一說亦恐住足不得矣古人往往有辭內而居外者或可自附於斯義而古今殊勢公私之念又交錯一出再出益難收拾豈朱書所謂今姑爲目前計耶被譴時匪怒之教只是欲

其出出者都藉手於此等語句下款固甚惡蹙然此亦只是一身事十九 備忘以後難進之義尤爲大節拍而第一義既讓却別人則誠無可以奉塞勤問者隨地盡職之外更何言哉只乞審量而處之

答俞展甫

中國於異姓雖至親輒結姻此固重本宗之義東俗不能然六七寸之間亦多持疑誠過矣所示內外兄弟家則於禮律無可稽惟朱子外孫還爲朱子之孫婿以此推之尊門所議似較輕然我國則挽近以上終未得一箇可以援證者安敢質言惟在淡量而處

之

別紙

栗谷先生常謹在色之戒嘗曰爲監司而期年獨處甚難無定力者所以易於流蕩此不可不猛省也嘗以省姊行到黃州有名妓近房即明燭以拒之其和而不流不顯亦臨如此見遺事病中偶閱東儒師友錄得此款情人錄呈是則執事之三極如何如何

答俞展甫

丙辰

相別已五年自令還朝聲聞若差邇而此身如縻令亦出沒於膠擾之域矣不知何日得相見承連有擻

推終恐挑脫不得然而朱子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八箇字願念念不忘也如以此言爲迂闊則軫可閉口矣如何如何

答俞展甫丁巳

自聞寵擢公私豈不喜甚而惟憂甚於喜不敢隨衆作賀語矣昨冬一晤出於積阻之餘而卒卒不能盡所蘊此心長耿耿矣承有宵寐之感同聲之應豈虛語也哉然弟固不能爲栗翁之所爲而設令爲之恐未能一一承用白老亦豈易及也然則是夢也終無可驗之日耶呵呵位愈高而責愈重是固可憂而目

下進退儘難處不知將如何出場也千萬只望靜中日親義理文字藏器而動以爲救時之用耳

答俞展甫

謹補之後宜卽馳書奉問而晚聞且無便使沆茲未果先施淡荷辭本見却多日今則已有定計否方伯非補外之官不如一州一縣之爲安於私義然已成近日謬例誠恐挑脫不得矣以私計言之甚多不便痛癢相關不能無過憂者而嶺路不幸而失範令又幸而得台台若不往則其如七十州何前日所期於範令者於台亦無異此則終是公勝於私耳但世道

附錄先生集卷十一
人心十年間不知落下幾丈台之精力亦恐類此矣
區區所望惟嗇精神節嗜慾先爲慎身之圖嚴名分
明是非務盡正俗之道以大寬我 聖上南顧之憂
耳

答俞展甫

卽接朝紙嶺疏就鞫矣 聖上處分嚴正益知從前
義理之不明都是羣下不能開導之罪也不知末梢
果如何而乘此幾會使之革舊礪新大歸於正如
聖教者非承流宣化之責而誰也千萬加意以寬南
顧之憂淡所祝願勿以爲迂也

答俞展甫

犯科殊非所望於台者前月偶逢令從清甫不死衝
口而發痛說一場還自笑其愚妄今不欲更煩筆舌
也砥柱中流四字在治隱書院之在仁同者頃見甚
好如蒙善印一本仍爲作簇以惠則朝夕揭看或有
激懦之功否

答俞展甫

戊午

安東變恠僻處未之有聞矣今見朴台疏誠萬萬駭
痛其中一轉語之及於節下者竊恐無語可解抑或
已嚴加鋤治徐徐狀聞而姑未及到枉招人譏評耶

附錄先生集卷十一
其批五六日不下是必難於處置或於次對廣詢而斷之然其不能嚴懲則判然矣此事關係至大此而歇視則爭殺長吏之變迫於目前不可不深思却顧以塞亂源是亦嶺外得喪之一大幾也或狀或疏備陳凶黨情狀痛繩以法仍盛陳此院之不可不亟建而宣額以正人心而新汙俗也此非有毫分可疑台豈不能辦此而區區爲此語者猶恐明者之或有一失妄有提警幸擺脫利害爲國家長慮而善處之也

答俞展甫

盛疏大體儘好厚祿攷掇之際能不爲其所撓爲國家深慮爲士論扶植一事而兼數善可謂善收拾矣但措語終欠刺骨之切且悖惡之舉只是若干逆流非安府一邑盡然以三溪通文亦可知也此一段可以折其恐動之勢而全無所見此後或可觀勢而爲之否無批還給大失禮使之體於台已可爲難進之端而聖朝舉措益可憂歎今雖無開納之教未必不得力於後再疏計亦有可觀不知已如何措辭也牖迷之教良荷不鄙不恥之盛意而事旣後時且難遙度不能奉貢其一二愧負愧負

答俞展甫

國家得一度支豈不爲幸而從前難進之義向來辭內之防今則蕩然無存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謂之奈何然以台平日自任之重亦豈肯充一夫之數而已扶顛補敗之功不能無望於萬一情亦戚矣

別紙

詩曰靡哲不愚哲而無可愚之理而特爲其利害之私所亂所謂利者未必爲利害者未必爲害此其所以爲愚也今台一出蓋亦畏禍底意多矣苟以畏禍爲主善則無一事可爲不善則亦何所底止使台以

不進獲罪則重亦不過行遣而既失此好幾矣目前爵祿固世人所謂福者而其可畏則有甚焉莫若撥置禍福於身外惟以世道君德爲心合則行不合則去雖或以一言一事獲罪亦安知非福耶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願淡念此言也

安東建院事台既疏請矣厦甍之間從容陳說道理參以本道事勢使上意曉然知無可畏而有可恃則不患其不準請不準則不止雖以去就爭之不爲不可亦可以慰士望矣陳白之際願淡畱聖念使復建之舉出於特命方爲得體如何如何

自台之出殆若不可相爲而猶復忠告而不知止者
蓋爲春秋責賢之義畎畝憂世之志不直爲區區姻
好而已如不可堪此苦口則願明示盛意無令更有
失言之罪也

答俞展甫 己未

光膺大拜允叶輿望區區亦豈不欣聳顧其時艱日
棘憂甚於喜不敢隨衆例賀乃蒙先賜枉書俯問窮
陋下情感悚如何可喻江千秋冷伏惟鼎茵體候增
福前夜雷變又極非常憂端齊山良是歇後語畎畝
之心猶若此况百責所萃之地耶蓋自制麻之下中

外人情莫不以間下一身進退係國家存亡而士流
之望尤切不知平日何以得此聲而來頭又何以塞
其責耶今日第一義無過於格 君心而大人之德
固未易言雖有是德亦不可以責效於一朝一夕之
間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八箇字當爲目下受用之
要此雖若不及於正君定國之功而其所以維持世
道扶樹國勢者又豈淺淺也哉人臣身非已有而况
致位至此只當知有國而不知有身無顧戀富貴無
較計禍福則何事之不可做何變之不可應耶苟以
此立心則斯已過半而所憂者又見識不逮耳往年

陽春先生集卷十一
每勸閣下讀書者蓋知有今日事此非爲閣下實爲
國家也今則能追思而猶以爲迂闊否宋祖開卷有
益之語真切可喜亟取朱書時事出處一二編朝夕
玩繹長在心目則其益甚大
其中荅梁丞相書九當體服如何如
何眼昏胡草欠敬惶懼惶懼

別紙

夏間小紙至今未有回教妄謂以閣下之弘量而猶
不免訑訑聲色矣乃蒙追提勤諭開示盛意始知前
日淺之爲知也悚汗何已至於不住警欵之教虛心
來善如此何事不濟此國家之福也

上欵事入對後始可陳白或有嚴教則屏出或引
告以此決去就豈不綽綽然哉未肅命前則攬入
於辭免文字不但有要字之嫌旣不入於唯諾諸公
之中則不必自引設有自引之端自引則晚矣終不
如入陳之爲得體也至於近日過舉方冀改免何暇
及此耶花祠亦不可不一痛陳而必須令上心洞
曉嶺外情形利害而後方有準請之望此亦非細事
業也挺害他處與否固未可料度而亦何足論也
新相第一筵對上下拭目其切於君德時政者先
從大體上開陳而至於立紀綱慎法令進人才惜名

器抑浮躁俱是大臣之職當以此爲己任餘外事務之關係私小者切須擺脫凡人取侮於上失望於下者正坐此等事耳此不可不戒也
入對時敦勉他相爲近例矣然一人卽乙巳間討罪閣下所嘗與者也一人則僚席己力爲之扶護何必效尤耶近日命令舉措之失平者固甚憂歎而筵席下教往往有善端之發見惟當扶接培植之不懈而彼以十年苦心等語申複於上前雖其本來伎倆而吁亦不仁者矣事事不與苟同方可以答士流之望矣

官師規正人物進退一循公理而後可以厭服人心而一箇私最難克去以度支時一二自辟見之可驗矣大僚異於庶司千萬淬礪自新以正頹俗幸甚幸甚

別紙

屢甞吁咈之美至今野氓獲得其一二其爲欣幸有不可言亦以見盛意之出尋常也金令曾不識面不知其人果能寬南顧之憂耶但以昨年避辭論之聖教不白直三字至當至當職牒斬許未見其爲未允也以閣下肅命以後事言之所當匡救者何限

陶庵先生集 卷十一
而都未有聞豈以邵子所謂施爲欲似千鈞弩者爲
意耶安臺遠配此何罪也其後停論之臺尤不可不
論罷知閣下於花祠事非不留心而於此闊略抑欲
待鞠罷之後耶前月間一士友自京過訪言左揆事
業只是促西伯赴任國事可知云云閣下則能免此
譏誚否妄嘗謂非有茂弘之滅親難以託百里之命
老峰相公所謂危道者實可念也近日內則掌兵外
則守藩雖於 聖度包容之德爲大而居廟堂者恐
不可不加慎如何如何

別紙

回教謹悉始初倉卒膺 命雖緣事勢而已失自重
之義今又乍入而旋出矣目下善類之屬望於閣下
者甚盛此非他以其異乎他相之伎倆全露無可恃
者耳若復因循遷就捱過時月似伴食於朝堂默
默備員於賓對則卽與他相何別方來事變難料一
言進不得一事做不能或以他端狼狽而退則豈不
近於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者耶苟如是則不惟
善類無復係望國有緩急將疇所倚仗耶莫若早爲
一言以決其去就萬一感悟 天心固大幸而雖不
能爾亦足以維持世道悅服人心矣筵對則言語未

易條暢 上既厭聞必有以撓斷遏塞之決無畢辭之理此則終爲失計之大者退食之暇從容草成一劄趨速呈上爲宜淵輩些少計較之言何足聽也切勿持疑千萬之幸安東院事不可不附陳閣下若不更伸此議則何以慰中外士友之望此外又有何緊急事耶前劄條目甚好或就此中審擇而敷列以實之亦好矣區區累煩而不知止者爲國也非爲閣下也可俯諒之否

別紙

庚申

兩大臣伸理之典 聖斷固赫然而閣下一言亦可

謂有回天之力矣况大臣而以道爲去就於閣下始見之豈不偉哉然復官 備忘中未安處甚多而還朝引對之日默默無一言而出已大失士望矣近聞士友有以此事爲言者輒應之以交淺言淡而次對則一月之內至爲稀闊云不知何日上下能相孚而可以無言不盡否衆心極泄泄顧此衰老將死何由得見河清之日耶或言近日閣下必欲與左僚同做此事此則決不可成者也

別紙

趙中丞聖復死於酷禍數歲淫刑之下終無異辭真

是鐵石人當初被譴出於朋儕之手此則不過恇惻而羣凶之必殺乃已者非惡其人而然觀其請鞠之啓無非誣逼 春宮之語其心豈不灼然可見今則上教旣曰聯劄代理義理光明則此人亟宜首被愍恤之典矣雪誣獄則此事亦次第當行然此則與聯劄代理同條共貫亦不必遲待如何如何其時事實恐未詳悉疏供贍本送呈覽過而雷之設令此人直請代理當此義理光明之日亦當得伸况意同而言則輕者耶受禍最酷尤豈可不矜念伏聞昨冬筵中以南風連吹爲憂可以仰見 天心也設又有戊申

之變此與疆場外兵亂有異惟當正名義嚴討復以昌我剛大之氣以折彼凶逆之心今之所以防禍後之所以應變者都不出此願溪留意焉入對之際尤不可不明陳此義以廣 聖聰以鎮人心以爲作事之根基幸無以此言爲迂也

廟薦姑無參錯手段此則大慰士流之心除了蕩平中人實難推移然亦於其中必擇可而無徒循其班資也如黃尹輩守正不撓之人此後宜亟先調用以允公議如何如何

似聞與僚席有費力苟合之意果爾必大失士流之

心可憂可憂

別紙

別紙回教備悉十一日 備忘未安處云云亦非他
端蓋指悖子惡孫等 教矣誣獄見伸則兩相自在
其中而但人力量不逮舉兩相事猶易誣獄事尤難
閣下而亦不免此兩相雖幸伸理而誣獄又如前掩
置而不敢言則義理頭腦終無可明之日天下寧有
是耶區區屢煩提警良以此也今來教則以此言視
作尋常文字間當請改而不請改者然豈以此段與
伸獄罷科條列各殊而不爲通看也耶自聞有疏決

之舉意此幾難失而又恐不免默默而出矣今承與
諸公合辭陳請雖未蒙俞辭氣不至甚落落極可幸
也此後猶有可望但以目下觀之不能伸得誣獄而
只放出許多逆賊此何事也論天下之事貴在知要
今日時事之至此者專由於頃年彼此俱有逆之一
備忘故目下第一義無過於伸獄罷科矣朝紙中
聖教以梟獍對不逞似指彼此而言豈以今亦奏對
措語如此而然耶不逞固輕於逆然此亦不必言者
或如所妄度者則大臣出言之不可不慎重益明矣
昨年元景夏來見語及此事不佞以爲誣獄中入下

陶庵先生集卷十一
至白望如有妄加疵病之人終是賊邊人元默然而
去矣此語願淡念之也所謂大更張大變通無益而
徒歸紛更非可慮於閣下者所憂惟持重太過而三
思反感耳簿書期會架補度日豈大臣之職耶惟
君德責經筵實爲急先務乙巳人既失之於前矣閣
下能懲毖而善圖之耶此意甚善甚善

以善而化不善固幸而以善而化於不善則不幸甚
矣此所以有苟合之戒也蔭伯既關由廟堂則無或
費推挽之力而前頭籌貳又將襲得某人之套耶監
作出六之請猥褻亦甚願以此爲戒而無效之也

泮疏似是年少輩氣銳輕發而抑或有主張者存否
頃與人以此事酬酢淺見則此事三司當先之太學
繼之恐不必遽爲也其人答以三司既不能言太學
安得不先之此言亦通否士氣摧沮似不能更舉而
此後如或有被譴之事扶護元氣亦豈非大臣責耶
劄中既攙及子若孫一段則下端宜有元非可累之
語而全然沒之有若負曲者然如不能明白說破則
不如初不提此語之爲愈也大抵誣獄一并洗滌
則相臣伸枉自在其中而今之論者或於此事強存
區別若分作兩件者然良可痛歎乙巳之禍承欵正

刑者亦多而粟谷不爲分別一并雪冤由是而是非
大定以武定寶鑑及粟谷年譜與筵記參攷可見也
此係世道消長之大幾會此後筵中或有此等事出
於言端者則必一以栗翁義理爲主如何如何此不
可不預存商量以爲應變之圖也

與俞展甫

身退而名益重此范老所以愀然於坡公之言者區
區未敢遽賀而亦想閣下不以處江湖而少弛 宗
國之憂也比日溽暑伏惟台候起居神相增福 筵
教往往得之風傳令人代怖然仁天旣玉成之矣豈

復有他虞竊謂閣下當軸以來大體固得正而力量
拓得未弘私意克得不盡頗有不滿人意處此春秋
責備之義也異時世道之責閣下有不得辭者切願
及此閒暇益親義理文字以爲正 君定國之本幸
甚幸甚粹誠迂愚所恃惟陽未嘗亡四字耳是以有
此過慮之言可博閒中一笑否

別紙

前書所云殊涉僭易而乃蒙寬假復勤垂問此古人
欲聞過之意也甚盛甚盛以愚觀之近來私意漸勝
手段稍滑幾不免人言今番事可謂善敗矣老第新

陽春先生集卷十一
館良非易事豈他人莫如之義耶此外不敢縷陳而一念之萌亦躬自繩削則幸也廟薦無一番參錯此爲事業不少但 聖上苟不加斥逐而責以革新則果能確然如初否冢宰之政前後判如二人令人發笑益知仁天玉成之德於閣下若偏厚矣

聞誣獄有付有司稟決之 命而 上教中對否德一句語似是溪入趙宋輩之言而然也益恨閣下不能搬却百事盡誠力請終失一番好幾會也不靖稍輕於不逞然終是常時意思不能見得義理與事機應變之際輒致誤着耳所教二說中初說卽鄙見武

定寶鑑中所載誣服者栗翁無區別之事此可法也柳禹諸人乙巳 處分曾未詳聞矣趙中丞聖復事頃間一發於筵中而 聖上以始初請梲棘之啓爲無狀云然否伏乞詳錄其曾所口白與耳承者以示之蓋聞閣下於凡百奏達有發端而無結梢 聖意如難之則輒卽止而不敢復請云此言不至孟浪耶戊申丹巖相公蒙宥以後愚嘗勸以牢臥江鄉無輕去就此意實有在而不能見用雖其衷丹見乎上下而於世道則未必有益也願閣下溪念之除 聖心廓悟外切勿屑屑來往爲幸

陶庵先生集卷十一
與俞展甫
一年三四 上號實古今之所稀有邦慶稠疊如此而畎畝過憂殆有倍於喜者不自知爲何心也江閣清致令人爽神惟恒居不及山野往往麻痺已是兆見老來閱理頗熟天下事豈有全好者耶願有以加慎也似聞食料甚艱增損姑不可論新屋雖精好恐未易遏得京第之念似此經綸之術無亦太疎否然而其視世之知進不知退者不可同日而語此意豈不好而古有無地起樓臺相公矣是則秦伯又高之義無或以爲責人無已否語涉戲謔不勝惶懼

別紙

堂圈事盛教如此愚言亦不免執迹而疑之也然此事大臣例主之不可諉於冢宰文衡追入終失濫多前錄亦少刊汰此實由於依違流俗之意勝而慎惜名器之義輕恐無以自解於有識之誚如何如何

答俞展甫

秋事幾大熟而忽大歉是不獨爲畎畝數口之憂而已奈何回教魏山人浮夸之作未敢保其必不然然尙論古人之道不當以其微過不信其好處苟取其善於己身未必不爲善如何如何迷息遠役居然雲

天嶺外人矣念之惘然

答俞展甫

教意備悉往年 寧陵行幸時今度支公自湖委至
候於路左前輩則未有此事矣相見時語此則以爲
古今不同也今茲盛教良符淺見議者之言未見其
爲好問下所寓如在高坡之間雖若嫌於呈身亦安
可避也幸存熟量數昨雷震之異憂厲無寐今日仁
愛我 聖君惟上天耳警告若此其或庶幾否默禱
默禱

答俞展甫

別紙

堂圈事盛教如此愚言亦不免執迹而疑之也然此
事大臣例主之不可諉於冢宰文衡追入終失濫多
前錄亦少刊汰此實由於依違流俗之意勝而愼惜
名器之義輕恐無以自解於有識之誚如何如何

答俞展甫

秋事幾大熟而忽大歉是不獨爲畎畝數口之憂而
已奈何回教魏山人浮夸之作未敢保其必不然然
尚論古人之道不當以其微過不信其好處苟取其
善於己身未必不爲善如何如何迷息遠役居然雲

陶庵先生集卷十一
天嶺外人矣念之惘然

答俞展甫

教意備悉往年 寧陵行幸時今度支公自湖委至
候於路左前輩則未有此事矣相見時語此則以爲
古今不同也今茲盛教良符淺見議者之言未見其
爲好問下所寓如在高坡之間雖若嫌於呈身亦安
可避也幸存熟量數昨雷震之異憂厲無寐今日仁
愛我 聖君惟上天耳警告若此其或庶幾否默禱
默禱

答俞展甫

後卽 命收還史官矣幸淡思之也華陽語錄得見
甚喜此後似此書冊輒辱示之尤幸

答俞展甫

示諭縷縷謹悉此事雖曰非敢有所畏忌苟以故作
自阻爲嫌則雖經年閱歲終無收廻史官之理引疾
豈不優好而此爲憫迫耳前教下策義理儘正當而
旣不免擔置本事則此恐爲總小功之察故切願加
意於緩急先後之際耳擿捱不事之 批初不記的
在何月矣今旣許久則勢將待十分難境界不得已
而陳暴本事試於閒暇時構成一本以待之其前則

惟如前引疾之外無他道矣親友所勸固多端各自
有見而範台則又援前輩故事然此則必下以實情
控暴 上以誠心開釋一經此節拍而後方可用之
稍進一二十里則猶賢於進城外耶此亦萬萬惶恐
而後方可議然顧今鼎席有事無或近於舍龜朶頤
耶恐亦當觀勢而應之也至於走州獄則決知其不
可草堂之居相近豐府之狀將上又何必更蹈其前
轍耶猥荷辱教不敢毫有所隱而語或涉於詖諧主
臣主臣

別紙

湛翁事實終恐道學少遜於節義尤老之意蓋如此
不必以集成一句語致疑如何如何課日手記試當
問於其後孫如或借來敢不奉覽

答俞展甫

誣案雖燬其受誣於虎口者不得一併昭洗卽是從
前一箇塗轍而當路者猶以此竊竊然相喜否俯諭
去就之節諒如台教病昏不能悉布

答俞展甫

下示筵說次第承領 上心已被羣小壞了動被脅
持萬無開惑之望天耶然此實臣下之罪也前復中

所教尤荷勤問之意卽今頭勢固若難於爲辭然苟欲積誠殫慮而爲之豈患無辭然竊恐大監力量不易辨此何必枉費說話耶臺臣行遣之後雖若漸成邦禁而此非殉國大臣之所當顧者也如何如何武定寶鑑頃得北士書云遍求不得其時事實終不能詳悉亦不可遽以爲證矣日前有一士友相語偶及大監去就則其人以爲此老忠字恐不足問何故對以朱子不曰盡己之謂耶此語不可不一聞於執事故偶及之阡柱詩刻文勝終未安然試當於病間後書上以俟進退之耳

答俞展甫

壬戌

舊墅移寓本於私計爲便醫藥飲食尤有補於將攝非不知其如此而已是老物一着身於地便自難動只願守得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八箇字而已縷縷勤教實荷愍念之盛意而無由奉承可且恕諒否大靜謫客可謂能人所不能者而畢竟倉卒失對還爲全軀保妻子之徒所訕笑殊用歎惜朝紙近頗間斷未敢知 聖候加減如何而國事無一可恃前頭扶顛之責恐有不得辭者切乞於閒暇時淡念淡念也

答俞展甫

陸者先生集卷十一
胤郎一命固甚早而似無可辭之義其將黽勉祇承
否小紙所稟蓋不敢自隱而不加揮斥有此回復可
以見盛意之攸存然庚申疏未必痛陳終始 聖批
示悔恐亦只是前席勉副一段而前後疏章都是含
覆說過至如在城東時副本有若沒題之文捏合爲
虛鋪叙者然前日所奉聞忠字不足之譏恐或緣此
而發也然愚意亦非謂即今便可爲之已失之機雖
不可及早晚更有 收召則便是一初終不可不明
白指陳使上下曉然知難進之義如此也凡事豫則
立願以此爲淡念之一端如何如何

答俞展甫

縷縷回諭有以見牖迷之意然所引諸條恐亦如前
所云虛鋪叙者愚見則以爲 聖教敦迫非常而終
不敢一進者是必有萬萬不敢強之情勢而前後只
是一疾字殆不知所謂負罪者爲何事有懷而未能
罄竭豈不爲不盡已之一端耶此後 申召申暴此
事使上下曉然知其情勢如此難進宜若此云爾然
人見既難合則何敢強要其同耶從此不復言此事
矣

答俞展甫

陸者先生集卷十一
閔弟之亡盛教悼惜甚摯是固憂世之一端而亦知
生死情誼之非常故也重爲之感歎胤郎相見於半
歲之後爲喜可知但山齋安煥正好看讀而依舊是
可憎面目不知渠欲自待以俗吏也耶窮居索莫春
間如獲一番傳呼豈不爲村巷之榮而未敢幾也祇
願赤舄及早還朝以掾此世道爾寄餉栢膠連日取
醉飽德淡矣範台來往雖不免屑屑猶無猛有迹之
嫌疑向日歸死故山之請恐是失着而當路者攬掇
甚急不知將如何措身耶殊用憂念

答俞展甫

完平日記曾欲一見而未得者淡以爲幸此外稗史
雖非新奇而凡爲台座所藏者使得盡數一經眼目
如何如何仍有所稟今人熟於古史而於我朝則昧
然就此等書冊一番整頓使有條理俾 列朝事實
瞭然於一帙之中豈不爲閒中一事業耶試爲畱念
如何如何兒子所處草堂梅花盛開興至每往訪引
酌而還矣年少士友有以餘瀝過醉者翼日之會黜
座不得同飲退而作詩謝過末云負罪門人見而笑
之曰此是漢湖法門亦可位齊三公耶偶及此語以
博閒中一粲

與俞展甫 癸亥

峭寒不解未審侍奉勻候一向增福瞻邇彌切綽調
息粗遣疾勢視前漸減還懼其壽日下天災時象懍
懍若難保朝夕朱子遠遊之願亦恐非遠慮耳但聞
近日有居閒讀書之大臣此則雖治平之世未或有
之惟此為第一好消息爾竹膠謹已取醉小紙回教
示諸負罪門人則以為二字固當量而後下然吾則
直情自訟而已無他計較機關底心仍吟儷語一句
曰誰謂跋扈之狼還成負隅之虎此君是業科者而
意欲諷切台座也不妨奉聞否

與俞展甫

丹溪獄中物件之錄示誠莫曉其意丈巖雖有發微
之辭終在於其然豈其然之間耳至於後事既經
先朝處分重以諸長老之言其見信於後世明矣或
於其間有一毫非其實者則其為未安孰大於是耶
六臣精忠大節軒天地而輝日月雖百世之遠猶令
人聳動有未易致其詳者耳此等事恐不可不十分
審慎也

別紙

尹和靖嘗答其門人見南子之間曰我非孔子安敢

見南子此卽經常底道理至於魯齋則未至聖人而爲聖人作用是由大字上生出病來宜其大得罪於後世公議也尤菴一疏終是不易之正論然薛敬軒於諸儒中極尊信魯齋似有志氣相感處靜觀則又甚嗜讀書錄其不去此一段亦或有見然而不必以此而致疑於尤菴正論如何如何

與俞展甫

春宮冠日漸迫臣民慶忭如何大臣非比他僚况又頃批敦迫非常吉事雖與憂患時承聞有異而略伸其分亦何害於義理也前稟野乘釐正之事願從

速下手凡事作始爲難始則豈無終耶

答俞展甫

伏聞手批臨宣誨諭出常進退俱難誠有如盛教者矣公私憂念南相事恐不必見引其時處分旣嚴公議方張豈執事今日情勢之可比者耶於義理何四字上教至當黽勉進承恩命從容陳懇告歸如朴文言上也俯示詣近地申籲而還次也或者之說則似不成道理至如憑藉求進云云亦恐歸於曲嫌矣設令出於中策申籲之際章首二字不可不先去此雖差失負隅之夙計以一事而閱歲撕推不

亦支離之甚乎溪願一番勉承者此也如何如何坐
念明日是先王諱辰未死賤臣倍切號慕竊想同
此懷事也

與俞展甫

晚接朝紙槩審還尋初服已有日矣積年違離之餘
再登文陛竊想恍惚如夢仰瞻天顏比昔時如何
歸臥江湖快適可知而既失猛虎負嵎之勢行有赤
鳥還朝之期經綸大業須爲善料理而以時措之使
邱壑之賤均蒙惠澤是區區之祝也日間頗有涼意
侍奉台體增福野乘通編之役近已始手否趙氏家

紀年通攷六冊適有去便付呈此書則雖徐徐騰出
亦似無妨治谷集則期限已迫不知果畢寫否大東
金石帖愈看愈好未忍遽舍且恐爲雨水所汗姑畱
之矣

答俞展甫

向間去就以愚見觀之似爲醞藉而往往是非多端
至有誚之以去來何所聞見此則固不審事勢之言
而不惟閣下自失負嵎之勢士流之平日倚望者亦
若失衛蘢之功云他日塞望之難亦可推知閣下雖
自謂嵎固自如而到得住脚不得時似無奈何獨不

見頃日事耶愚者之願惟不患有位而患所以立耳

別紙

居常竊欲搜集尊攘一事爲書矣似聞李諮議泰壽家有所謂尊周錄者不必疊床故求見於其子孫而靳之矣社署人示以新下舉條直長李壽頤以其師遺意續成其錄因宋揆申白有出六之 命今則恐不得掩藏纔使人要見於李郎而此則尤翁事業未必見載只可資其採摭而未信其可用也杜子美之詩曰四隣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此意良好台教與愚見於此信無同異矣說郭錄出條件姑未淨寫當於

後日奉副而原記則可後識則重難恐未敢出也

別紙

尊周錄頃於署人歸也送言於直長求見其冊則泛以借人未還爲對矣然書若不成則大臣何以得見而至白於 上前可示於干恩之時相而不可示慕義之士林是曷故焉有未可曉也苟知此書之十分好則請進覽或又請刊行使一世明知其有補於世教而後賞之以調叙亦不爲晚經國之大臣作事一何愆忙耶亦可視以爲戒也此書則隣家耒耜恐不堪用耳野乘則畱埃李歛谷家所藏如或愜意則不

必更爲此書願自今日爲始合力編成題目不知如何爲好耶倉卒思之得日星出伊川春秋序錄三字而已幸於此外溪思以教之起於溪河之戰終於華陽之萬東禁苑之大報未知何如威化回軍之義壬辰再造之恩則只當入於序跋中矣建虜與我國通言不知在何年而比溪河事先後何居以此起頭亦好願詳細考檢也凡例一通先爲成出以示而纂集時隨加修潤爲宜如何

別紙

某冊名以尊攘編儘好何必他求愚意則恐當以溪

河戰起首而昏朝密諭廢妃諺書俱可刪沒但就金將軍碑文撮其要語以揚義烈 皇朝賜誥雖有傳疑之云苟出於尤翁文則亦足可據以此事結之豈不光鮮耶此下繼之以丁卯諸君子讜議終于大報萬東等事似宜願依此式例蒐輯其可入者如何如何

此呈貂裘跋亦是尊攘之一端其中所引爲先生上書訟之者云云實憑童年熟聞而得之今者編考年譜而無載見處可訝或傳此是尊外先全州李相國疏其見漏於年譜或坐於後日都提調之謗言耶未

附錄先生集卷十一
敢知也苟得其意字句不害有同異然欲悉其事實
幸乞搜出於碑誌文字中細錄此一段以示之如何
跋語間如有可議處亦乞斤教也

往年安正郎鍊石之胤來請其先碣區區常謂歸正
之人不可與終身蔽惑者同日而論而時議多排擯
之者此則恐不免爲賊邊人所恨無力可以獎進今
於所屬文字而不之許則何以慰其新歸之意乎南
少輩以此事爲不佞好黨論之一證視若不可與言
之人云良可笑也然而春間嶺之士友有來守讀書
者出示其家狀則乃掩卷曰此別人也初欲令其人

操筆口號作文沒興而止因循至今矣日昨洪令來
傳執事語安公梁山時事甚詳無論其善惡毀譽備
述其前後聞見而參之以已見使覽者一寓目而得
其人如何如何此人居官之謗尤多而最所難明故
願得閣下一言以決之

答俞展甫

大監出處之義正可講於前而不必議於今向雖以
負罪自處一番承命之後僂已擺脫得盡今此進
宴以凶歉災異言之則固亦非時而慶東朝賀
聖壽實爲莫大之盛舉無故大臣之近在江郊者焉

陸者先生集卷十一
有不可進參之理哉惟審量而處之也

答俞展甫

別紙回諭謹悉往年不有度支一出或未必入閣不
有入閣安得辦事業愚意則某人所斷異日無可觀
者未敢遽信亦願執事無徒咎於既往且於領袖二
字勿爲過讓而終始以此自任也綽分外 別諭不
敢無陳籲病情如或少間擬一趨承先已白此本情
而 批旨復過隆促以卽來似若未蒙照察者然惶
蹙尤不知所出文字之可入新編蒙此錄示尊門節
義令人聳歎苟得叶力不住用功則何難成就也

與俞展甫

今日何意作相慰之辭耶令子器識非草草止於一
命者吾女清明豈弟宜若有福履之綏者而只緣兩
家父兄名位過盛踰分之殃乃及渠輩靜言思之其
將咎誰惜死哀生此心如割恨不得相扶大慟以洩
一哀也今年德門禍故實人家所稀者伏惟侍奉之
下情境慘毒何語可慰人生無彭殤歸盡則一使渠
有嗣續則生死亦何恨而譬如好果樹不得盡其用
而又不能畱下一種子足可惜也風寒非常此時尊
體如何寬譬之言都不足以動聽惟無益二字最切

陶庵先生集卷十一
實伏乞以是措心痛節至哀仰慰慈念且以紓善類之憂也

別紙

吏判初政大失士望云今見之果是近日樣子可謂載胥及溺矣日昨果蒙書問是則前輩好事愚亦略有所答不知果見採否也已卯帖本不欲轉借於人矣於遜荒大臣則可而於在朝名士則不可渠雖有託未可許也歲末非鐵定之限姑爲仍畱以待日後心定而遂得初計爲好如何時時披玩亦或可以紓懷矣

答俞展甫

伏承下狀聞連有色憂台體亦少寧日慘慼之餘安得不然而向有一士友來傳躬慰時目見氣短而不能成語雖外似寬抑而內實傷剝實爲溪憂云執事上奉老親下有士流之望何其不自重如此良用慨歎迷息至今支延亦是望外苦請於葬時從行其亦任情而不量力矣以禮則固無不可往之義而其時必值極寒如縷之喘何能往還於累日之程耶令渠行止一聽尊舅所命不知如何分付也銓相新政台意以爲如何彼此互對姑勿論全不愛惜名器世道無

陶菴先生集卷十一
可望者初仕則稍勝前書不可謂不見採而所謂前書倉卒多疎漏意欲更申而自見新差承宣之政未可與言故不免中止可歎清陰桐溪之疏讀來增氣已載入於編中受賜大矣

與俞展甫

甲子

辱詢去就之節謹悉盛意國有慶禮苟無大難安之事宜一展喜忱况曾於上前有所白者耶聖人作易欲令觀玩於象占之間趨吉而得正耳避嫌賢者不爲惟勿舍靈龜勿生朶頤之念而已且聞已次第還入似無缺窠之憂矣設令在朝之際不幸又值過舉願勿挾藁席免冠伏軛如近日樣子也大臣威儀朝廷景象恐不當若此也

與俞展甫

舟梁期日漸近爲宗社欣祝萬萬承有黽勉參班之意殊以爲幸目下朝象訖未定而嘉禮後有某處分中外同憂是或出於驚騷而豫立之義亦當量而後入設有過舉之可以爭論者祇當毅然坐朝堂董率而陳請而已諫臣勘律已至再似不輟轉層加而或有是也則一信字可以警欬於君側且私廟事人皆難於爲說而此亦不然彼諫臣之言出於忠

陶菴先生集卷十一
愛而直未詳其間曲折而然苟於批教中但以本
無加隆之事秋仲云云亦只是酌獻初非有三獻何
以爾之妄度至此云爾則不徒使渠曉然可以解羣
下之惑嚮來許多過舉亦何從而生乎以此道理面
白或劄陳則豈不爲開廣聰明匡救闕失之益乎更
願相勢而善處毋孤士類之望也宗疏之痛加斥絕
實光 聖德此則當爲將順之端矣歲時人事紛擾
忒甚栗翁集來後不能一番披看何論考校凡例及
年譜爲最緊故先爲呈上從容尋繹字誤者直改之
可議處相報冊子中無籤而朱書來教誠好臨瀛本

及南溪集所載新譜考證諸編必盡爲參互而後方
可論其得失且先生原集續集外集別集想都在宅
中而雖所無亦可得來年譜外畱置他卷并次第點
檢此亦當隨力爲之續續奉聞耳彼此交盡而後方
成定本須於入都之時預畫還付營下之計爲幸

答俞展甫

藥院 特命諒是不意眷注非常不知將何以報答
也早晚或不無議診之端則只可顛倒趨承計較利
害越趨前却是豈分義之所敢出耶範台昨夕果過
宿而去荷意良厚而主客一啞一聾默默相對可謂

都無事矣然而語及大監去就以爲窘迫之極或者
還羨我洪州牧云矣

答俞展甫

竊計其間又上辭本準許既無望勢必一倍窘蹙而
已公私憂念竊伏思之待上來始議藥之 教可見
聖意之必欲致之不待他問候之事而即可竭蹶趨
承而不能然者以其有計較之私也在於分義豈不
未安既無別般情勢何可一向撕捱待 批下入而
議藥至前力陳私情得蒙順遞則固大幸而雖不爾
畱數日投章告歸奔走於恩義兩盡之地雖屑屑而

何傷重卜似亦早晚事此則痛說情勢與事理之不
可更出以決去就勢不得不出而擔當則將護上來
之 恩言方可仰副難處正在其時耳如何如何蒙
此辱詢不敢不盡愚幸存財量

答俞展甫

前月 恩批中辭意萬萬惶恐有非臣子所敢聞者
宜即自列而至今闕然者蓋煞有商量耳今則疏亦
後時在此控免尤所不敢姑欲調將十數日如獲加
勝一進身於城外以請 嚴命而此宜自量筋力且
可決於醫人之口似此去就還自一笑然亦不敢不

陶菴先生集卷十一
奉質於座下乞垂明教且念辭免文字本來少歲蕤
向日黎湖丈亦對人歎其無忠厚惻怛意思諒是相
愛之言如蒙從容草成一本付惠於望前往來便則
尤何幸也

別紙

年譜偷暇僅得一閱所教籤紙幾盡見施耳凡例覽
後更還投如何此集修正之由不可無記愚意則欲
爲跋而李君請以序不知序跋中何者爲得體耶恭
俟明教作文時不可無凡例故欲畱之矣四書釋義
之與見行諺解異者請李君抄集成此兩冊以來茲

用呈覽渠則願附於文集之末而愚謂不必然兩言
得失如何亦乞教之野乘意欲先了尊攘編而後方
始手不獨粟集校役之當頭而已南原李生冊子果
借來而未及一看欲俟後日奉呈者此也軒相麻碑
必入於編中可以益彰其罪如不以愚言爲非則願
覓示其文也

與俞展甫

緯自蒙 別諭敦召以來慢蹇之懼比往昔尤萬萬
矣動者吉一而已非不知其不可不慎而進退無常
惟義之視不當墮在一偏且初疏所列有若成言於

君父者義不可辜負所以有一造城外之計而所教如此欲更爲度量今復如蒙投示草本則先從縣道呈上以請處分而若俟神氣一如平日而後仰承德意則恐無其期矣奈何

與俞展甫

日昨下復札區區曷勝慰仰既未獲準請則身帶保護之任一向在外終甚未安色憂稍間之時宿患如或可強則又復往還似於分義得宜竊計必有以量處也賤臣辭本今番辭意頗葳蕤或冀藉得回天之力而亦孤所願至如目下沉痼之狀都未蒙照察恐

視以一例託病者流誠信不見乎如此祇此一段尤不敢冒昧進身惶悚何喻新屋纔就欲扁以夕惕軒此三字幸賜以篆筆如何

與俞展甫

御製兩篇蒙此錄示三復感歎至於需雲之澤尤出常格不知將何以仰酬大造也今日羣下誠無狀獨使至尊憂勞於上如此而如賤臣去就何異乘鴈之無足多少者乃煩聖慮於靜攝之中誨責之嚴已非臣子所敢聞惶悚慙慙措躬無地既無由請命於都下則連章瀆冒亦所不敢只得泯默以埃

陽春先生集卷一
嚴謹而已奈何聞朝議皆以執事不當更出爲言此
雖似然而亦不可執一 恩義有時或重或輕恐但
當臨時酌其輕重而處之也請解獲準則固幸告歸
時亦應有疏似不敢如前自由也

與俞展甫

尊攘編畱意蓋久以故曾於入京時取考 大報壇
謄錄一大卷則果如今日下教矣然所載草記之屬
或不無可以採入者而恨不能細閱抄取也祭時儀
注亦是儀章之一端不可不見載且壇之處地云何
南北如何階墀爲幾級此是少時陪扈奔走之地而
所記者惟一朝宗門而已若分付禮吏中明敏曉事
者試一考草記而抄其要上所列諸條隨聞見又或
行審一一錄出以來則幸也

與俞展甫

朴承旨日省疏本讀之爽然他餘章奏之見漏似是
亂離搶攘而然尊攘編旣以遼東伯碑爲首矣此下
當載朴公疏繼以某某公亦陳疏以明大義云而金
碑朴疏之間必須從略記丁卯虜書及廟堂講和曲
折而後承接方分明伏乞就公私日記中撮其要而
錄送使即謄傳於原冊如何如何

陽春先生集卷十一
與俞展甫
丁卯講和事及 皇壇儀節姑先以來紙所載錄置
編中隨得隨添爲計甲申 御祭文卽竹泉丈手書
者而藏在鄙人史箱中早晚欲糝帖帖成當一呈覽
也

與俞展甫 乙丑

閒中無事就六十年間聞見逐日錄一二段僅成一
冊題則用東人近想無以遣懷先此送覽此亦小乘
之類耶此冊本不須示人而既經崇覽則可刪者示
之文字不過書出聞見而已疵病處隨本意改之使

無未暢之患如何如何

與俞展甫

木孫之還承聞盛教第念如子光福心者出恐無百
步十步之別迂見以爲保無他憂也然恨不早聞於
欲樹未樹之際爾副本覽還今茲過舉實爲無前大
臣體國之忠烏得無一言也但恐尋常說話不免爲
尋常看過而止第有一說可以仰聞者罰不及嗣聖
王之典怒其子而罪其父恐無是理常訓卽所以貽
燕之謨如可常行則用作後則不爾則亦當垂戒使
後承知不可行且 親鞫 先朝雖或行之皆是治

亂逆也自今定式亂逆外絕不用 親鞫此二條不可不添入於常訓之中疏則已矣前頭入對時或乘間一言之未知如何偶思及此不敢自隱幸存淡念

與俞展甫

教意謹悉 上教之以不卽泥首罪諸人亦可見以子罪父之於理不當此一事姑略之而但就將心論其不然恐未爲自牖之義至於語默之節不可以一說局定從前非蒙俯詢不一開口者固情迹之所當然而今番則係是無前過舉亦關後弊之大者徐俟事過心平從容開陳方得體國憂世之意願以是更

存審量如何

與俞展甫

丙寅

李兵曹基敬近以兼史在直纔送示儒賢入來後筵說數紙破鬱多矣大訓無人敢論是非今旣好發端矣胡不并及下段某人事耶此亦係 聖誣之大者而獨不提論良足嗟惋

答俞展甫

日昨復回伏承下狀恭審初寒侍奉勻體安福仰慰區區縉病近益沉綴最是膈痰全塞食飲不通纔邀來李醫道吉服所命藥大有應驗今欲連用而再致

陶菴先生集卷十一
為難未寒之前極欲就醫故里蓋循積年百口之望而殊違畢命松楸之初志兒子朝已發向花郊略為修理待還廿八間啓行日氣不佳則退數日而當冬遷次觸事愁惱奈何亡女夫婦血誠勸諭終莫能從祥日奄迫恨不令見也

陶菴先生集卷十二目錄

書

答黃子直

梓

與權仲蘊

瑩

答柳益輝

謙明〇三

答成子長

震齡〇二

與李斯立

倚天〇三

答李元亮

亮臣

與洪兄

禹齊

答洪汝五

重福



答洪文偉 啓 裕

答金士修 時 敏

答金震卿 鎮 東

與李陝川 度 翼 ○ 二

答李仲通 崇 臣

答洪君錫 啓 祚 ○ 二

答洪幼和 啓 祥

與申震暉 諭

答韓汝溫 師 直

答尹季章 鳳 五

與洪文饒 啓 裕

答李士受 昂 輔

答吳伯玉 瑗 ○ 二

答南德哉 有 容

答閔伯繩 百 男 ○ 二

答李厚而 敏 坤 ○ 二

答韓大叔 億 增

答尹景孺 汲 ○ 四

答鄭公華 宗 ○ 二

答李敬以 存 中

答金士彬 文行

答鄭大受 存謙

與李水使 漢弼

與李統制 彥祥

答具江界 聖弼

答李丹城 鎮五〇十

答李主簿 敘五

答徐別提 宗華

答朴生 瑞

陶菴先生集卷十二

書四

答黃子直 梓〇甲寅

仄聞有飲冰之行而病蟄人事都廢無由奉申咫尺之間徒爾耿耿從弟還自洛下袖致惠牘辭恭意勤非可以施於陋劣者既感且忤不知所喻行期屢退而發軔亦既有日矣今夕方到何地京闕漸遠懷事可知但此去潦炎日收碣石萬里秋色崢嶸一馬臨眺悲憤填臆若此身貼在床席喘喘無生意而念來若將奮翅高飛而不可得也執事久辭榮祿牢臥田



園相愛者宜若不至束縛而馳驟之况親老身孤情
理異於他人而卒不免此役豈亦溺者相引之類耶
既已承命之後只可職思其居尤翁所謂吾儕死
守者爲使者尤不可不知此義而至如主辱臣死四
字實爲目前第一道理以此揭諸額上造次顛沛念
念不忘則域外事變雖無窮而亦何憂何懼然而動
忍增益畏慎豫防之道亦當行乎其間如何如何大
抵執事近日去就之節固甚潔淨而居則少咎動則
生悔千萬惟愛身如良玉毋受一點疵汗也緯方患
泄痢奄至三朔雖欲仰塞詢蕘之盛意終無以自力

愧負何言只乞爲王事增重以慰居者

與權仲蘊

瑩○己未

厭承明之直而甘一障之役老年壯氣不低何畏乎
五嶺之險六月之熱哉惟區區畎畝一念爲聖朝
仰屋而已不知何日到鎮跋履之餘體力能無損否
曾佐北幕雖未見其地蓋知在長白山下風土清涼
况得大紀爲之主此爲可慰耳憑府便草謝只乞加
飭自愛

答柳益輝

謙明○丙午

緯罪大譴薄實荷天地曲遂之恩感祝無極向來

辭本還給之後繼下 嚴教朝來始因朝紙承聞惶
怖震越坐俟威罰而既未聞 處分則卒不得不竭
蹶請 命蓋微此何以自伸分義中間事機非所逆
覩又不必遙揣只欲就吾心所安處行之而已如何
如何盛疏披玩其間引朱子說話殊痛快切中時病
讀之令人爽然千萬隨事盡職以副士友之望

答柳益輝

匪意曉拜惠翰慰荷倍常弟歸自故里值茲歲晏徒
日淡霜露之悲衰疾又從而劇奈何國令疏不得見
然一場痛說過大海去在渠何恨惟覆巢餘卵念之

傷惻爲 聖朝仰屋不已耳

答柳益輝 辛亥

適有小出不謂其間端訊虛枉矣往還之路東閣入
望而蹤跡不復竟闕歷拜向風馳悵何能自己歸拜
惠翰差慰下懷兩色穀物受賜不少當春固窘乏而
亦不至於不能出門戶矣豈意過蒙盛念又烏敢猥
當賢者之稱耶然周之未敢遽辭感戢雖切愧悚交
并但願推廣此意使得與一境顛連之類共祝大惠
也

答成子長

震齡○丙午

陶菴先生集 卷十二
多少勤諭仰悉雅意牧老事略有可徵而河西之生
實在 正德庚午則 弘治是正德以前郡宰之爲
別人而偶與同名者果無疑矣尊奉先賢不必取足
迹所及固如盛教然使是名不存於邑志則未必有
此舉原始要終恐涉不誠迷見只如此而已豈敢有
一毫鄙夷之意哉幸垂恕諒也屢辱俯教而未敢奉
承只令遠儒徒費脚力於累舍之地悚歎悚歎

與成子長

己未

令之此行真是萬事無不有者栗翁亦曾爲是事而
非休老則必不爲胡不於此道理商量得細否 聖

朝過舉至此憂歎不可言而且聞昇疾作程風寒猝
厲必致增加絕海間關亦不暇論不知方至何地而
中道能不至斯頓難動否淡居晚聞無由拚別於路
左暮年懷思益復惘然作此付城西幾日達否千萬
隨地自慎以慰遠懷

與李斯立

倚天○丁未

時事至此令安得無此行士流榮辱禍福固一聽於
天而奈國家何郊棲罕接人晚始有聞矣不知何月
到謫凡百何以自遣聞得遠惡地而嶺海未必能死
人彼惡之者亦惑也切望加飭自愛以慰遠懷

答李斯立 庚申

積睽之餘忽奉令問札如獲隔世消息聞方戾洛而無由叙阻悵歎何已時事長時仰屋豈有閒居意况之可言耶十數年來一番牽復何令人驚恠至此益知今進退關係之不少也朝市膠擾之域輒使人喪其本心恐不可久淹過賀班後即當還鄉耶

答李斯立

自聞置對驚念未已衰疾人事都廢不能奉一字之間豈意先施及此就審日來匪所令履珍護稍慰此懷活得一境民命粗足為塵刹之報外至榮辱何關

於我但使令窮蟄田廬未必能徧觀海山之勝又未必有三伏畫地之厄世間萬事何莫非乘除耶殊可歎也各已衰老相見未易為期千萬惟隨地自愛也

答李元亮 亮臣○己未

前後辱翰已承拜而每念以令向來樹立平日期望何遽至此淡恐令不能堪此苦口臨書旋止一味因循令既不能悉相愛之情則宜其致訝而自阻也然而前屬文字之逋負豈由於是耶良以喪威疾病文思枯涸實無以自力耳早晚欲一得間泚筆而姑未之果矣何至煩令胤強疾相守耶切乞垂諒而少寬

陶菴先生集卷十二

之也

與洪兄

禹齊○壬寅

來時不得告別何異亂離中分散閉門窮峽萬緣都絕而惟一念來往於座下矣伏聞嚴叵僉起居萬勝惠友已藁葬否尚忍言尚忍言其兩老人與遺稚姑支過耶痛傷實不能頃刻忘也弟扶老携幼入此溪峽自知其妄甚而萬重雲山京洛杳如隔世惡消息無一到耳此爲第一靜味然而親戚情話何處得來世事本無圓滿亦復奈何所僦屋董足容膝而地僻市遠盤飧甚艱江澗水石地氣過清此亦無久住意

春後欲更圖福地與汝剛合并果能如計否老親筋力姑免大段傷損家廟昨又奉來渾舍團會殊慰旅寓之苦而但春峽相去不邇音問亦疎懷事實難聊矣惠友家眷方在何地此書幸傳於其弟如何

答洪汝五

重福○癸亥

十月惠札思至輒披覽歲新而春過半迄茲未報衰疾亦甚矣樽節調養之方蒙此指教淡荷相念但自知餘日無多心欲汲汲爲善講業之一切廢却終未敢奉承也孫兒輩次第長成豈不奇幸而人事凡百未見其少進此爲憂歎仄聞賢抱冠昏如禮老年嘉

陸者先生集卷十二
悅可知所願培壅好田地使作讀書種子爾一官閒
甚固無害於靜優然而世人之望此窠者似亦不少
何不思絜矩之道而爲克讓之美耶臨紙偶及之是
亦相愛也諒之

答洪文偉

啓禕

昨日令從以練事疑問禮有既殯而祭之文祭則無
疑苟有減殺不成祭體故以此奉報矣歸考先正緒
論有人所後喪將練而遭所生喪或云所生初喪行
練未安同春以爲不可退慎齋亦謂既降爲期不可
廢當祭之祭雖曰遭喪未久情所不忍其間亦無別

樣可行節目云云此則輕重差殊傍照益較然矣如
何如何

答金士修

時敏○乙卯

自聞五馬之東相望益渺然矣忽蒙遠翰存訊辭意
勤欵區區慰釋不容言喻即日大寒字履萬珍弟衰
疾侵尋日甚一日舊學全荒新知不繼祇將無聞而
死爾奈何奈何峽邑固清閒而老年吏役不慣却心
性宜左右之淡自悼歎也爲貧之仕古人所不免然
仕者爲人豈徒爲妻孥口腹之計也書曰罔曰不克
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願於此留意毋虛喫

降者先生集卷十二
五斗米也既辱索言不敢不略誦舊聞悚仄悚仄

答金震卿

鎮東○庚申

勤教備悉大宗者外不得立後古禮則然而後世情勝禮屈支子而不立後者蓋眇此則不可獨責白令一人而尊兄所執兩父同命之云法意固如此矣是以相對時或冀其回意不免爲調娛兩間之言蓋爲白令愍其情事而然也今則頭勢至此誠無如之何矣咄歎咄歎塊處窮山罕與人接此言何足爲重輕然此係人倫重事無論彼此是非所宜明白決定而該曹之至今不爲覆奏殊未敢知也前後數紙覽還

遣辭恐欠斟量前日所告不以小忿廢懿親云云願更加意也

與李陝川

度翼○庚申

仄聞先尊長嘗畱意於尊周之義粹輯丙丁以後言論事業之有補於此事者作爲一編此本在於驪州士人家欲一番玩閱而未得者果有是也幸辱示之也粹亦有意於斯可得與聞否昨年廷議時盛論偶與鄙見相符今則無可言矣然而區區欽嘆自不能已

答李陝川

癸亥

隋書卷之三十一
我朝大君即古所謂別子別子親盡則爲廟於墓下祭之百世者禮也今此孝寧大君廟之建於墓下實得斯義夫人家一祠之中奉安不遷位而又奉高祖以下則是五代也此則僭於太廟之制宜不敢爲也今孝寧宗孫之以四世同奉於始祖之廟極爲僭猥所當釐正之不暇况此新廟係是國家褒揚清德之特恩事體尤別者乎設令宗孫移家於墓下安敢如前僭猥以犯禮律也幸博訪於知禮者而處之也

答李仲通

崇臣○庚申

俯詢禮疑固陋何足與知日前一士友有以此事設難者鄙意則出後人者又還主生親之喪實有違於別嫌重統之義顯辟之稱亦是窮極盡處萬不得已之事二者俱苟而已然取此較彼顯辟差爲寡過也耶

答洪君錫

啓祥○辛亥

所詢細悉禮曰中月而禫中字蓋指大祥月之中而先儒訓以間一月自是爲二十七月之制朱子亦云從厚無妨而非禮之本意耳假令祥事退行於正月當即其月而過禫况今月退行者耶若自退行月輒

陶菴先生集卷十二
間一月而數之則又過二十七月之限視禮意益遠矣是以過時無禫禮有明文兄家若過正月則當無禫矣前後只陳其大體故致煩更詢茲用詳報之耳

答洪君錫

癸亥

院僂拜書喜審雪沍兄靜履安勝慰荷何已俞君雖少達氣謙慎持已絕無宰相家意態且其周通縝密足爲需世之材雖疾疢沉久豈意止此大心既亡又失此君身後百事少分付處慟惜奈何女兒一家常笑我偏愛蓋以其類已也渠旣不能爲男子以克其家尚冀其畫獅之餘慶而遽作無告之人念之心痛

語及涕下豈亦病裏心弱而然耶衿州之不能書問於兄本性疎懶不似乃父多事雖曰無才何至汨沒於如斗之邑耶好笑好笑

答洪幼和

啓祥○壬戌

所詢禮疑蓋亦心所不安而有此疑貳耳往年朋友有以此事爲問者令各從其志時當監試一赴而一不赴惟在君審擇矣若夫緬禮則惟應服三年者爲總餘外皆弔服加麻固無服制之可論然本是期服而靈柩出地凡百一如初喪卽是未葬之前何暇論場屋試藝之事耶揆以情理恐不可赴矣如何如何

與申震暉 驗

尊王考文集刪正之役猥蒙辱屬蓋亦久矣連以喪
憾疾病不遑及此知尊善恕年來亦不鞭督至今稽
逋為罪不於此時斷手終恐全負孝子之心就舊時
抄籤處從頭遍閱更為增損謹此為人還納以俟財
擇耳

別紙

文集所以期於久傳貴精不貴多然祭文碑誌之屬
關係祖先與族親未敢輕刪至於詩什猶不至廣選
疏啓亦多刪去如詔制箴銘恐是所習科體作故與

代人作賀箋而并不取凡此委折不敢不細報以資
財擇

回榜宴酬唱及耆社諸篇雖繁而不殺者蓋以侈盛
事為重故也

答韓汝温

師直○辛酉

所而領悉被罪家子弟動以畸翁為口實然畸翁事
終恐不是矣圍籬即罪謫之極律非如尋常流配為
子弟之道只當惶懼蹙伏而已豈有餘念可及科名
耶少年科舉前程不翅萬里不必以苟且窘急為心
須以此道理說與渠也

答尹季章

鳳五〇庚申

嶺儒所託文字與教意並奉悉追念先故力所及處其安敢辭第遺愛碑陰未必盡有叙述設或有之只是以一鄉人士所共愛慕之心無多無少以自表見而已若轉而求之他人則面貌較重而還有嫌於文勝故近歲親舊家有以此事相託而輒以此意謝之矣今不可取舍異同於其間幸有以寬恕之也

與洪文饒

格裕〇乙卯

溪居不聞世事令從忽至始承嚴程已過素沙渺然不可及矣盛疏大旨得於口報雷霆之威非不可畏

也目下只見言責不見其他推此心以往何古人之不可及哉平生於人不欲作姑息之愛今日此行當賀不當慰也然末俗易高險塗難盡此語又當溪念聞朱書一部隨身尤是好消息千萬益自淬礪用松江圍籬中白木故事以為培養本原之地如何如何瘴氣當夏益盛肥人易受傷此為可念亦望節慎自愛也

答李士受

鼎輔問目 丙寅

鼎輔家月沙先祖自朝家新有不遷之命奉安之所終未決定蓋別奉高祖雖有沙溪之訓而尤

陶庵先生集 卷十二
翁猶不敢從家禮別子藏主墓所乃不易之定論而事勢有所窒碍尤翁有一說欲依李益齋影堂例別立廟於宗家曰程朱之論人家別廟不啻多矣云云此果無害而程朱所論見於何書耶玄石四龕五世之論亦甚苟簡無已則祠堂三間上一間隔壁奉不遷之位下二間爲四龕而奉高祖以下如何

家禮別子藏主墓所自是不易之定論所謂事勢有所窒碍者未知指何事苟是拘掣於私小之見則只當擺脫而亟從之此爲第一至於別廟於宗家雖未

詳程朱說出處尤翁既援舉爲說足以信而可行抑又次之末端一龕隔壁之議破碎苟簡不成道理既無可據則何敢變通就上兩段商量擇定恐爲合宜

答吳伯玉

瑗○辛亥

冬間書闕然未復自聞竣事還朝一念尤憧憧爾匪意端問淡用慰荷嘗讀朱子與劉平甫書有云門戶淡闊事有不可勝虞者辭意懇惻有足以感人而不能早以此奉聞慙負多矣近日士友間謗毀之言稍到耳相愛之甚不免屢形於言矣來示豈以此耶善後無他策惟簡靜自守毋忝乃祖考是後死區區

附錄先生集卷十二
之望也過結城時五台亦有云云否前冬相對亦與之憂歎矣

答吳伯玉 庚申

向來榮擢未敢隨衆作賀語矣今茲新命尤覺憂甚於喜令亦能兢兢自畏否此身忽已周甲默念親友地下多於人間何故支離至此室人亡日又隔日轉眄之頃居然四十年餘矣撫念愴傷殆無以爲懷此時饋餉遍及生死曾謂令疎闊爲病矣何能識憶如此淡荷淡荷

答南德哉

有容○壬子

向蒙左右辱示所爲文幾編披玩數四不勝歎仰欲左右一來得以面罄鄙懷左右不至而僕遽已歸矣臨歸極有人客之擾未暇作書適尊大人遣人存訊謹付還冊子於其僮仍令致此意矣不知已恕領否日間侍學增勝僕素不閑古文規度左右豈不知之猶欲聞其言者意蓋有在僕亦可以言矣夫文者言之精者而言出於心故有德者必有言觀其言可以知其人矣僕嘗驗之古今其文與人蓋相類也僕雖未見左右之文而以左右氣貌清雅而知其文亦然今果然矣然華而少實文人之通病其發於氣貌者

陶庵先生集卷十二
自不能掩而左右獨不然此僕之所深服者今文則異於是豈左右實有是病而僕未之知耶抑欲其辭之工而不自知斲其真耶僕觀所謂三一堂記者其所以自樂者殆若舉天下萬物無以易之而究其歸則不過曰一觴一詠左右試思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文之所貴者識趣而左右之言若此舉一而可知其餘矣以僕所聞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不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若此者

方可謂之樂矣有是德而後發而爲文其言必藹然也幸左右毋患辭之不工而患實之不足也近來習爲古文者多矣以僕之不閑於是也無肯與之言獨左右不恥俯問虛已遜志如此是心可以入道矣胡五峰云今之儒者移學文藝于仕進之心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朱子以是言揭諸小學敬身通論之首其意甚切僕誠感左右之意樂爲之誦得無以爲迂乎春後一出隣庄或蒙枉過可以畢其愚矣

答閔伯繩

百男○壬戌

陶菴先生集卷十二
藥料依到四種之惠亦珍荷但座上有客同酌來壺
笑曰老峰宅酒政乃如是耶愚意稱塞之難不獨酒
政爲然此語不可不使尊知之如何如何

答閔伯繩 乙丑

紫雲院儒來請院長強之以講學許之而後乃受聞
自望日始講此院創建時老峰兄弟所周章者君適
於此時爲地主時一觀講賞罰以勸懲之則必有作
興之效豈非趾美之一好事耶一境之望想亦如此
矣

答李厚而 敏坤問目 辛酉

玄纁近世諸先生皆以柩傍爲當說者雖致疑於奠
字然奠是置之之意無論處地闊狹皆可用之况置
於柩上終無意義不若從傍之爲安也故鄙家從前
則用世俗通行之例而近始遵諸先生定論矣

出後於人者爲其本生親雖自伸其心喪而聖人制
禮則只是伯叔父母之服遭親喪者雖有伯叔父母
之服豈有祥禫不可行之理乎今之致疑者曰伯叔
父母則無心喪一節不可比擬然自伸其心喪者情
也一斷以朞服者禮也今於變除之大節其可拘於
情而廢於禮乎抑將伸於公而屈於私乎况所貴乎

禮者爲其別嫌也苟於此等處不能一視以伯叔父母之服則恐非所以嚴一本之義也議者又以祥後禫前服色爲疑然私親與所後服不可錯雜但當待所後服盡後方可服私親服矣至於吉祭則事體尤嚴重行之無可疑以此推之則祥禫之不可廢益明矣如何如何
爲本生親喪書疏之式沙溪先生以自稱喪人爲可而尤菴答人書則曰兒子遭其私親喪知禮者一用伯叔父母式例自此所答亦宜用此例二老之論不同愚意則欲從尤菴也

答李厚而

癸亥

黎湖丈隔歲失拜不知髭髮如昔否得科後復謂事畢全不讀書此是近日通患賢則豈有是耶計必源源扣質於函席之間而猶不自滿又復借聽於聾此意甚盛愧無以爲報也中庸疑問領悉但此理氣之妙難言况敢於卒乍間容易亂道耶來人立促容埃後復

答韓大叔

億增○丙寅

居然一別北而西西而又南矣戀鬱之懷彼此一般忽於海外書問傳至方信惠州猶非天上秋分時果

已看得老星光芒又能上漢挈絕頂否每想橘園秋
興不覺馳爽三司言議不到而邊寄之重亦自不輕
未知何以稱塞特簡之 聖意耶弟久疾或劇或歇
要之非時月可療奈何先丈墓文曾蒙辱屬不敢忘
也舊逋幾盡新託又始且欲以今年爲限故擬令賢
甥致意以索家狀矣盛託適至不敢不敬畱第此病
少間方可泚筆冬間仰副竊所期也

答尹景孺

汲○丙辰

盛啓稍快公議殊非近日媵嬰吐吞底氣象使今之
仕者皆能塞一日之職如左右前後之爲則退而守

拙者爲有愧矣然而玉署則寥寥無聞豈論思責重
非他職之比耶抑將待之以陽諫議七年耶好笑好
笑誠願日親儒先文字使義理條暢見識精明他日
事業不但止於一言一事則其爲善類之幸如何哉

答尹景孺 癸亥

所示別紙領悉湖疏一讀頗覺爽然此是好文字不
知士友間誰能爲此者泮中起鬪良亦不幸蓋湖儒
所執蓋亦有受丁酉溫宮入對遂菴奏語之舉先正
先同春而後尤翁士友有問之者則曰同春於尤翁
有兄弟之序且其被 徵召有先後之異雖其晚年

降者先生集卷十二
尤翁先爲大拜自後朝廷事體自不得不先尤而後
春然而士林間稱號則視初自如也觀於院宇位次
亦可見矣其時春翁家子孫深喜之尤翁家子孫大
慍之其喜與慍均是私意之小小者今此儒疏所以
後先之者初不如此則固好矣旣如此而其言不爲
無稽亦何至於施罰乎鄭生事亦妄矣今計惟有善
爲調娛勿令此論得行以至於彼此層激之域所以
縷陳及此者欲令細知此道理力之所及務爲開曉
而鎮安之耳

答尹景孺 甲子

聞令貶官之南而不謂陞辭在即未及馳書以問第
切忡悵忽於京褫承拜臨發時惠復而紙筆之貺恩
遽中猶且不忘感荷無已竊計上官有日新莅字况
何似戀念不已令之於蕩平界中真同持網入海曰
我非漁者然畢竟幸而善敗同作逐臣而地之遠近
懸別蓋其本心不待白而自白矣顧今 恩寵赫然
鼎席增固清心主人似亦匪久甄復令亦能顧名思
義欲滌舊染之汗否但聞過隋府時見故人衰悴惘
然有可憐之色以此推之廣寒仙子無非眉斧甚可
畏也切勿忘生徇欲以中時宰欲殺之心也相愛及

此必爲之發笑也

與尹景孺 丙寅

即日肅霜令候何似溯還不淺向付候久未見復真所謂金玉其音者矣此中病中添病苦無起色奈何孫女之婚吉成殊幸但病懷思欲亟見賚兒之有室而聞令姪家不許然否人家婚娶貴及圓滿時節區區俗忌何足顧也尚記兒時見吾仲父攝家事一家婦女貼伏無敢違令恨令無此力量也須一言快決而無疑也

答鄭公華 家問目庚申

子路仕於衛輒而夫子不爲救止者何也子路聞夫子正名之語而謂之迂則所見已大段差謬矣於此時若告以仕輒之非義則以子路改過之勇必當翻然而醒終不覺悟而死豈不惜乎

孔子之答子路既以正名爲先子路謂之迂則又責以野哉仍備論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之義是無非所以告仕輒之非者也其於子路之不能省悟何哉孔子始誨之以知之道於此事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子路之死於輒難終是坐於不知爲知之病耳以子路聞過則喜之誠處聖門幾年而不

陶菴先生集卷十二
能克去此病氣質之難化有如是夫學者所當反省而兢懼者也

寧武子之所以爲愚者正在於不避艱險如納餽薄醜等事乃其實際而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故夫子所以稱之者此也程子則反以沉晦免患釋之而乃與比干之諫而死作對而爲說者恐失之照勘曾見三淵集有云云矣今考集註則果然矣竭力不避艱險沉晦以免患此兩段似相反而實相成集註中能卒保其身云云亦未嘗不用程子之說也然程子之說則置諸圈外圈內外緩急賓主之勢

不可不知也三淵說未及見而來而恐失照勘云云極未安

詩書執禮則夫子之所雅言故諸篇中稱詩禮處多矣而獨於書經罕及焉何也

論語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不啻多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何莫非書也至如堯曰一章集註固以爲弟子之言而似亦出於夫子誦說之餘則亦不可謂不多也

中庸首章註禮樂刑政之屬谿谷以爲捨章內戒懼慎獨切近之訓而遠舉禮樂刑政以爲教此可

陶菴先生集卷十二
疑云尤菴先生以爲禮樂刑政聖人設教之具也
戒慎恐懼君子由教之事也二者各異云愚意則
非但設教由教之有異而已朱子本註中於性道
教三字既兼言人物故如禮樂刑政之屬非但就
人事上言於萬物上亦皆有品節焉若如谿說而
只以戒懼等事謂之修道之教則是只言人而不
包物大與本註之旨逕庭

谿谷尤翁之說各殊其得失不難卜而來說亦好
戒慎恐懼蓋兼言動靜而第本註曰存天理之本
然小註曰未感物時渾是天理云則似專指未發

時此甚可疑沙溪先生謂以本註當存敬畏雖不
見聞亦不敢忽等語觀之則可知其兼動靜云而
終有所未能曉然者

戒慎恐懼實兼言動靜而若以戒懼對慎獨說則戒
懼是靜邊慎獨是動邊矣蓋既曰戒慎乎其所不覩
恐懼乎其所不聞云爾則覩與聞自然包在其中本
註雖不見聞之雖字正是此意沙翁謂於此可知其
兼動靜云者自可曉然

道之不行章夫子之先言行而後言明者似非知
行之序矣且念賢者當屬於行知者當屬於明而

夫子互說何也或問中有問答而不分明

道之不行雖居不明之先而所以不行之由則正在知者過愚者不及一句上則知未嘗不先於行也以此而謂之失先後之序者無亦麤看否知之明則行自固行之固則知益明此章互說正此意不如是則無以見知行相須之妙矣

天下畏之之畏字當以敬畏之義看之耶

天下畏之之畏章句中亦以德威二字並舉而為言於此味之可見

學問思辨小註朱子謂無先後者恐人未博學時

謂不可審問故耳或問曰博學然後可以備知事物之理得其所疑而問之則其為先後可知然為學之法思而不得然後始問於人而釋其疑則思當在於問之先而顧乃先問而後思者何也竊意人雖博學審問而若不反諸身而加思索之工則其所問者殆同塗聽道說而無以自得於心故慎思在於審問之後耶

學問思辨固有其序而朱子無先後之說蓋亦慮夫學者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慎思耳學問資於人思辨則反於已而問之之時亦豈無思而慎

陶菴先生集卷十二
思則終當在審問之後其序恐不可易也來亦亦親切

大經與大本宜有先後之序而大本之在於大經之後何也

此章乃中庸之終而下一章別是一部小中庸也以首章例之則大本當在於大經之上而此章則先大經後大本其始言末合之際語序自不得不如此而以末章謹獨居先戒懼居後之義觀之亦自可見子張則不入於文學德行之科似與游夏有間而孟子論以皆有聖人之一體者何也

子張亦是聖門高弟一體之稱似非過語文學德行之科只是就陳蔡相從者說以曾子而亦不與焉恐不可以此判其高下也

泰伯章集註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夫以文王之德猶有三分之二焉泰伯之德雖至矣而所謂朝諸侯有天下則未易言也如何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出於孟子浩然章而集註引用於泰伯之事者實有取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義不必較絜於

文王之德而強生疑端也

百里奚亦霸者之佐而孟子不許管晏獨稱百里奚者何也

管晏則彼所問者功也百里奚彼所問者出處也蓋隨人所問而或許或不許也

與鄭公華 癸亥

舉世含糊士大夫氣死久矣自聞賢言事投荒稍覺有生意迫得盛疏讀之雖未知其盡分而亦可謂不墜乃家風矣直挂雲帆濟滄海一句人生快意豈有過於此哉迤違庭闈情理迫切而一時貽戚永久令

名其輕重得失豈不懸乎願以此自寬也柑山草堂士會歸後又得賢遞代士流之厄其無已時耶籬木大學故事賢必憤聞矣光先報君俱在此一着千萬加勉無虛度好日月也嚴程甚急無由馳問適逢柳村金妙之過草草作此以付不知何月達否

答李敬以 存中 戊午

大心之喪以君慰我宜別於人而乃泛然聯名於親友書問之中何人事闊略之甚耶念君早失所恃於外黨分疎亦無恠其如此還可傷也斗縣得失不足論而當暑行役也非小厄驚歎驚歎大心已作泉下

陶菴先生集卷十二
人矣區區哀臆已悉於謝諸友書思元賓而不見見
元賓之所與者如見元賓方知爲真切語何由相對
一叙也仍記渠病時語極恨君不第曰使敬以立
朝必有益於世道且使吾姪得強輔矣此君目大於
人寡可不知君何以得此期待耶願勿徒區區於科
宦曰中浸灌義理砥礪名行以彰逝者之明也語及
於此爲之淚落

答金士彬

文行○辛酉

前書疚歎之辭可見善端藹然推是心也天下之善
將歸之矣僕固寡陋愛而莫助然亦願淡畱意於朱

子某年覺悟便從某歲立脚跟之訓日親義理文字
無令科宦害其志則幸也

答鄭大受

存謙

問目

甲子

兩祥旣在同月則禫亦同月而後禫之前行前禫
似未安前禫當闕之耶或同日並行耶

前禫旣非過期則安敢闕之禫事亦當從祥之前後
次第行之至於同日則不可矣

與李水使

漢強○戊申

平昔猥與先令監有同年之誼雖顯晦殊塗禍故多
端而情好固不替矣乃者忠節卓然上而增耀名祖

下而扶植人紀交遊亦與有榮矣返虞之日極欲迎
慰江外或操文一哭而猝被罔測之凶言竄伏窮谷
此計遂左矣瞻望悲涕何能自己

與李統制

彥祥○乙丑

聞移授重閫竊想仰戴 天恩追念先烈思所以酬
報矣計已上官嚴沍籌履萬相就中曾與尊門忠愍
公有同年之好以是受孝子不朽之託而病未即就
使結恨於九地愧負何言此身完復無期不得不俟
少間追償文字或已登覽否弱孫伶仃家事想亦凋
落恐無成就之望尤可悲也雖異代忠節或有爲之

立碑而表揚者况令以同堂之親適乘可爲之勢宜
不憚視幸力自主張即日始役以爲及秋豎墓之地
如何時事亦有不可不亟圖者矣南海謫客無人相
問將不免飢餒之患願拔例頻賜顧存也

答具江界

聖弼○癸亥

別紙所教良用感歎僕固亦忝老病宰相而自惟平
昔無一日之雅此雖藥料近成貨物與之者出於厚
意而受之者實爲無義茲不得奉畱苟有契分何敢
犯不恭之科也只望諒恕

答李丹城

鎮五○乙卯

陽春先生集卷二十一
四書諺解愚意則此書只錄句絕字釋不成體貌且於考閱之際甚覺不復今番謄本一依見行諺解規例四書本文盡書而吐釋則各懸其下摠而名之曰四書栗谷先生吐釋而書之首尾并依此書之曰幾卷幾卷藏之院中則此亦足爲成書就兩諺中參互酌量則當俟後人何必汲汲爲哉中庸既有老先生手筆無可疑者其餘雖或有訛誤取諸本較其得失亦恐不難辨矣此中亦有兩本而一則出於文元先生宅書面標題是慎齋先生手墨似可徵信小註批點周易口訣從當問之玉堂吏以報耳不遷一事玄

石與人書極言其難行不知此外別有定論耶尤翁所論亦未得見矣然既有先朝大臣建請之事則更無可論十數年來僻處鄉曲國典朝議之都不聞知如此孤陋可歎

答李丹城丁巳

去秋抵齋任書自知迂甚而區區者爲世道斯文不直爲仙鄉士友也今於致謄書中有會講二字良是好消息而第未知目下施設如何也模範約束之外姑無他法而此事必有主張者存方可責成且供士一節極難處方以此回復於齋中以冀其善處也近

陶菴先生集 卷十二
思口訣昨年已自宋友所來而易訣則問於玉堂吏
更未有所儲云豈昔有而今無耶四書小註批點論
孟廣問而不得中庸往往有之當爲之訪問也聽溪
堂記文待更示試當留意而年衰筆力日退亦未敢
必也

答李丹城

壬戌

老先生遺集釐正之事既蒙辱託十年之間其望尊
一來者爲何如而終不能得尙可與語此事哉然而
先生後承之中能識故實者鮮有尊比終不可不一
會以是昨夏與今春因閱哀轉及此意者非一再而

今書無一語及此此何故也尊如肯來僕雖衰病當
掃萬而與之同力不失三四兩月之間猶所冀也此
言如又藐聽則自此不復開口矣如何

答李丹城

聞寫役已始殊以爲幸顧此本意但欲爲巾衍之藏
以待後日何可輕議刊出以煩人口眼耶或人雖有
言切勿聽許也纔聞銓相畱君使勿歸矣微官至令
大臣爲言向來相對時一場嗟傷可謂老不解事也
五馬雖榮恐不如一郵之爲安分好笑好笑

答李丹城

癸亥

鄙意本不欲左右赴官而既未蒙詢以去就辭陞之路卒然過辭在弦之發安能禁得今則無他計勿叙三百里外國法至嚴既不得奉往慈闈則安敢一日苟冒卽爲整頓官事從實呈狀營門以爲國典本如此而除命出於特恩不敢不黽勉承膺且意春暖非如嚴寒或可將母以來矣母病如此此計亦左矣義不可仍踴願卽啓聞許遞且治當初冒赴之罪云云則道臣安得不許耶啓罷之後自有遞歸刷馬何患無歸資也向來通川倅尹某以親年七十冒赴遠邑被駁矣左右如不於夏前自處則又將不免天

下事惟一直字外豈有他耶有失而不自隱亦可以補過勿以爲疑也縷縷至此蓋亦上念先正而然能諒之耶

答李丹城

甲子

正本寫出不謂神速如此慙慙不及精校恐亦勢然欲從容與士友細閱并畱之印出時正本謄役非君所可慮愚意不欲於今時遽入梓果可印出則其時豈患無四友耶目下必須更謄一二件分置院宇或後孫家爲急幸於此畱意而圖之也序文終不敢當欲作短跋於下方而姑未及入思此來諸冊盡意校

正訖當一時送副矣

答李丹城

前月端佯計即還歸鄙書已見否新件全帙方與漢湖相公往復勘正貴精不欲速耳偶閱古篋書見庚申九月間一士友報以栗谷墓賜祭在於今番 陵幸時玉堂申思建撰進祭文自 上親製二句以下使之添入句語則傳聞今予苦志即先正心瞻彼江榭愴懷采溪云云頃者蒙示賜祭文似無礙眼故許以添載矣無或失於照檢否果有此句則雖係 特恩不可仍存即去之如何

答李丹城

紫雲書院祭文即是李宗城所製耶然則并去之亦何妨也前後來籤無不逐條踏往洪表叔一序何故獨爲見漏亦未可曉也或者所答入於亂帙中試更考檢也此篇文章則儘好而係是初出山時氣味未覺其純於正以科體詩及戲作青詞刪沒之意推之刪去爲得然此非出於欲爲諱過而然後人無或誤認如此否往年老峰集刪定時其與尹鑄書之稱先生者愚欲存之而其後孫去之來示中宜刪云云豈亦一般意耶愚以爲老先生文集與他集事體自別

陶菴先生集卷十二
故也如何外集方自此校讎未及半原集則屬於漢湖相公矣

答李丹城

栗谷集纔改名以栗谷先生全書矣其處所在謄本內外并依此改之也校役欲多閱士友眼目務歸至當還送未可以時月期也姑俟之前來近思錄近自驪鄉移吐而還并周易口訣儻接記四書吐釋合九冊付送其中四書吐釋略有修改處幸爲我致意使書出一件且爲精校俾無訛誤早晚付送如何

答李丹城

丙寅

廟庭碑近欲泚筆而緣全書爲傳謄未還無以考據事實要之數月內當還還則方可措辭宜先伐石以待也南江短碑亦可留意待全書之還一時入思耳斯文事甚非瑣力可堪推諉無所每若擔荷殊自愧也

答李主簿

敘五〇己未

未見而若相見者然忽辱書問荷意尤厚書贄古道也不謂陋劣得之於賢胤爲其老先生後承益可歌賞數日相守偶值人擾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愧負何言知有向學之誠所望惟善導以義方俾有成立爾

人家父兄只知以文藝科宦爲教此可悶也

答徐別提

宗華 問目 庚申

成服前禮無上食之文而置靈座條有曰朝夕設櫛類奉養之具皆如平生則上食亦在其中否成服前上食一段曾聞玄洗馬尙璧力主是議欲與之細確其得失且訪可據文字而未之果矣愚意終恐非時襲奠前用度閣之義已極精細只當依此而已奉養之具四字聞亦玄公所引重者而未敢知上食之必在其中也如何如何

答朴生

瑞○戊午

坐辱徒步之勤仍有傾蓋之喜別已經年每念耿耿又此書枉荷意益厚見詢門路次第想左右所得於賢師者已詳矣敢容贅說惟世之從遊師友之間者始雖勤勉而終則怠廢况於離羣索居之後鮮有不失其所守甚可懼也如左右志學之篤豈待此言而區區閱世之熟不敢不以奉聞願益自策勵期於成就也孤陋無以仰塞求助之好意中罹喪感闕然至此悚歎悚歎

Blank lined area for writing.



